

山海赴约·省运笔会

等一场盛会，像等一个故人

■ 了子

茂名等这场省运会，等了太久了。2026年8月9日省运会已在茂名开幕。走在如今的茂名大地上，奥体中心已投入使用，共青河新城像一张崭新的画纸，被人一笔一笔地描出未来的模样。那些曾经坑洼的小路，变成了宽阔的沥青大道；那些荒草丛生的角落，立起了气势恢宏的场馆。

办省运，没有旁观者。这句话不是口号，是实在话。你想想，人家从广州、深圳、佛山来到茂名，下车看到的第一个微笑，是谁给的？是我们。人家在赛场里迷了路，第一个为他指路的声音，是谁的？是我们的。人家在街边吃一碗牛腩粉，老板笑呵呵地多舀一勺汤，那是什么？那就是茂名的待客之道。

我常想，茂名最好的东西，其实不是石化，不是荔枝，是那股子热乎劲儿。楼下阿婆见到邻居从外地回来，总要问一句

“吃饭未”；菜市场卖𦍋的大姐，总爱多塞一个给熟客。这些小事，就是“好心精神”最本来的样子——不求回报，只是习惯了要对人好。

这精神是有来处的。一千多年前，冼夫人留下一句“唯用一好心”，像一颗种子，在茂名的泥土里生了根。如今省运会来了，这颗种子要开出花来。

我们不必刻意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文明观赛，为落后了还在拼命跑的运动员鼓掌；礼让行人，让外地车辆先走；在朋友圈发几张赛场照片，配一句“欢迎来茂名”——这些细碎的温暖，就是最好的传播。

等省运会结束，场馆还在，道路还在，但更重要的，是来过的人会记住：茂名不仅有石化，还有一座城市的善意。

像一壶老火汤，慢炖了千年，终于端到了客人面前。腾腾热气里，全是真心。

奔跑的荔枝

■ 陆德峰

暮色漫过共青河的时候
奥体中心的灯一排排亮起来
荔枝壳一样的顶棚
在夜空下透出微微的红

海风从博贺湾那边赶过来
卷着旗子，一遍遍练习
迎接的姿势。跑道上
有人在试灯光，影子拉得很长

从露天矿到南海，路是新铺的
黑灰里埋过太多沉默的种子
如今跑道从伤口上长出来
弯道绕着湖水，直道指向远山

废弃的矿坑蓄满了水
碧绿碧绿的，像一面镜子
照着新栽的凤凰木
也照着每天经过的晨跑的人

一个老人坐在台阶上歇脚
保温杯里泡着几颗干荔枝
他从前在这片黑灰里讨生活
如今眯着眼看年轻人跑过

他说流汗和流黑水不一样
黑水是沉在底下的东西
汗不一样，汗是往外淌的
淌出来就化成了光

孩子们举着小旗从湖边跑过
影子长长的，印在崭新的柏油路上
旗子上“好心茂名 魅力省运”八个字
被海风翻来覆去地念着

凤凰木开花了，红艳艳的
倒映在湖面上，成片成片
像要把整座城重新描一遍
描成海的颜色、山的颜色、荔枝的颜色



献给在茂名举办的省运会

■ 陈东亮

夏季的风
将南粤各地的健儿
吹到山海茂名
这里的民众
似夏阳般热情
以灿烂的笑容
迎接各路精英

壮观大气的场馆
属于茂名人的鸟巢
形象的荔枝外壳
精美的贝壳造型
足以让人赞叹

纵横交错的道路
崭新的立交桥
架起茂名人的自信
通透绵长的隧道
延伸着百姓的幸福
南海的波涛
演奏着一曲曲壮美的乐章
迸发出山海之城
磅礴的力量

二万五千名体育健儿
共赴一场体育盛会
比拼技艺交流情感
带来一片欢乐的海洋
竞技场上龙精虎猛
汗流如注争金夺银
把梦想高高托起

贺省运盛会

■ 王如晓

滨海高凉瑞气盈，好心筑梦逐群英。
琅江浪涌催征鼓，奥体光腾耀锦城。
健将夺金争誉绩，荔乡展卷写豪情。
茂名盛会风云起，共谱韶章举国鸣。

省运会开幕

■ 梁璋

荔红贝白映油城，携手讴歌盛会迎。
南粤健儿争折桂，好心托起月明。

鸛鵲天·贺省运会开幕

■ 刘雪峰

鉴水悠悠映荔红。一湾碧海送凉风。
油城奥体凌云立，焰火冲霄破夜空。
省运会，聚群雄。健儿博技贯长虹。
同擎理想追新梦，再引潮头盖世功。

时光芋香

■ 梁演

这天，我在圩上闲荡，瞥见路边摊子有一个老伯佝偻着背坐在小矮凳上，他前面的尼龙袋上摆放着几个大芋头。看到我，他浑浊的眼中透出一丝期盼，伸出树皮似的手指了指面前的芋头：“靓女，这芋头好粉糯的。今天是立秋，买个芋头回去做芋头饭吧。”提起芋饭，我不禁想起童年在大姨家度过的温馨时光。

每年暑假，我总要到大姨家住上一段日子。她家后山长满菇稔树，门前是田野，一到夏天整个天地都是绿的。田里种着芋头，从盛夏到入秋正是采挖的时节。

挖芋头总是充满乐趣。大姨和妈妈把锄头一挥，芋头根部的泥土便松了，我和姐姐、表姐们一窝蜂抢着去把大芋头、小芋仔从泥土中挑出来，再用力把泥土甩落。也不知是谁先开始，拿着脏乎乎的手在旁人的脸上摸了一把，一下子拉开泥巴大战的序幕。我们谁也不让谁，都拿泥巴往对方的脸上招呼。结果，我们这几个小孩都成了泥猴子。大家互相瞪着眼，又不约而同地放声大笑。

大姨常说，入秋挖的芋头，焖饭最香。

盼着盼着，终于等到焖芋头饭的日子。圆滚滚的芋头削去了皮，像极了滑溜溜的皮球。妈妈手起刀落，不一会儿就堆起了白花花的芋块。

热油“啫”的一声，蒜香弥漫开来。芋块下锅，大姨手中的锅铲翻飞不停。

“放一勺盐！”大姨说。

“倒米来！”

“好的！”妈妈麻利地配合着。

“加水，再加点！”

芋头焖饭在锅里“咕嘟咕嘟”，香气盈满了整个瓦房。

“好香呀，大姨，可以吃了么？”馋坏了的我，不停地进进出出。我眼巴巴地盯着锅里的芋饭，感觉嘴里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快好了，再煮一会儿，火不要太大。”大姨终于把锅铲停住，一边盖上锅盖一边说。妈妈把灶膛的火

撤掉了一些，火光映照下，妈妈的脸微微泛红。“妈妈真好看！”我忍不住说。妈妈听了眉眼弯弯的。

“大姨，我最喜欢你做的芋头饭了，我天天都要吃！”“小馋猫，嘴真甜！”大姨笑了笑，刮了刮我的鼻子。一碗热气腾腾的芋饭，成了童年最温柔的念想。

到了晚上，我们几个女孩子结伴洗澡。那时乡下人家都是住瓦房的，没有讲究的浴室。而整片区域只有大姨一户人家，我们在砌着围墙的后院菠萝蜜树下冲凉，丝毫不担心被打扰。每人拎一个大盆，盛满清水，你朝我泼一身水花，我伸手挠你的胳膊，小院里满是叽叽喳喳的笑声。

有天晚上，洗完澡我只觉得皮肤微微发痒，起初并没有放在心上。睡到半夜，痒意铺天盖地袭来，仿佛千万只小虫在皮肤上来回爬动。“呜呜，妈，大姨，我好痒好痒，快帮我挠挠！”我的哭喊吵醒了整屋人。大姨翻出风油精、万金油，一股脑涂在我的皮肤上，又凉又辣的触感才把痒感盖住。

众人都在琢磨我发痒的原因，阿红表姐忽然一拍脑袋：“阿演洗澡的盆，今晚用来洗过芋头的！”大家看着满身挠痕的我，又好笑又心疼。

……

“靓女，靓女，要不要买些芋头呀？”老伯又喊了喊我，我猛地从回忆里回过神来。

“买，买，我都要了！老伯，您也早点收摊回家，吃碗热乎的芋头饭。”我难得豪横了一把。老伯听了，脸上层层褶皱舒展开，笑得十分开怀。

我看着这一大袋的芋头，心里细细盘算：孩子们也喜欢吃芋头饭，恰逢立秋，今晚正好焖上一锅。往后有空，再约上三五好友相聚，做一桌香芋佳肴。俗话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何乐而不为？

晚风裹着淡淡的芋香，那些久远的旧时光，好像跟着沉甸甸的芋头袋子，一路陪着我往家走。

微尘（外一首）

■ 黄子安

刚被擦过的桌子，不到一分钟
又被尘埃不声不响地覆盖
如此细小，如此密集
难以觉察，不知从何而来
它们如野马群在无限缩小
无处不在，甚至在太空中漂荡
它们成群结队，从来不单打独斗
它们坚不可摧，凭借不同的形态存活
这一片尘埃，是天生的旅行者
拥有无限可能，每一阵风
都会将它们带到陌生的国度
它们居无定所，四海为家
它们翻山越岭，铺天盖地
不论你置身于何时何地
总能见到尘埃。那微小的、颗粒状的尘埃
不计其数，始终如一
你站在尘埃中，恐惧地发现
尘埃如一头面目模糊的巨兽
在悄然无声地将万物吞噬。

奔跑

烈日高悬于半空，他吸入的空气
迅速转为烤焦皮肤的铁流
他好似进入了一个熔炉，烦躁不安

左冲右突。他在荒野上
不知跑了多久，喝不到一口水
他只想找寻一处有水有树的荫凉之地
而不可得。他的视线在日光中渐渐模糊
眼前是无边无际的白光，这使他眩晕
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在催促着他
奔跑吧，奔跑吧，只管一路往前
他不顾急剧升温、发红的皮肤
不顾瞬间蒸发于灼烫地面的汗水
不顾不由自主地发软和抽搐的双腿
不顾胀痛难忍、思绪纷乱的头部
他默默地忍受着喉咙间的干呕
对着太阳一路狂奔。无尽的炽热
像旋风包围着他，无处可逃
他那个一定会找到水源的念头
眼看就要化为比太阳更炽烈的火
一直在燃烧，直至化为灰烬。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